



雍正皇帝

夺嫡

二月河◎著 蔡葵◎评注

评注本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雍正皇帝

夺嫡王

二月河◎著 蔡葵◎评注

评注本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皇帝·评注本(全三册)/二月河 著;蔡葵 评注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54-3876-8

I. 雍… II. ①二…②蔡…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152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金丹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89.25 插页:6

版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39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18.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评注前言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其中二月河先生的《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和《乾隆皇帝》（五卷）就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创作实力。它们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迅速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而评论界对它们的关注则稍为滞后，也许原先认为它们不过是一般的畅销书。记得是在1995年10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读书班上，大家才惊喜地发现《雍正皇帝》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并在第四、五届茅盾文学奖时《雍正皇帝》两度入围候选作品，最后仅以一票之差未能获奖。此后媒体上更是好评如潮，并被改编成电视剧播放，作者还获得了美国的“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在全球化语境下得到肯定。

2006年岁末，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同志约我为《雍正皇帝》搞评注本，我觉得这创意很有见地，能对大家进一步深入理解小说内容有所帮助。但因我学识浅陋，一直是研究当代文学，对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所知有限，心中无数不敢遽尔应命，曾建议他们去请历史学家来做，大概因“历史小说是小说不是历史”的缘故，出版社执意要我承担。辞而不获，转而我心想这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不懂就学，正好认真补补课，也就应承了下来。

《雍正皇帝》是当代白话小说，通俗易懂，为什么还要搞评注呢？我认为它虽非奇篇奥帙，但因写得放松，恣意汪洋，有时旁逸斜出，随时拈掇，从四书五经、琴棋书画到中医饮食、经穴气功，令人难以应付。书中众多人物事件又真假莫辨，有的言之凿凿实乃子虚乌有，我就常被搞得一头雾水，对于普通读者无疑也是阅读障碍，所以我赞赏出版社这个创意。历史小说不能脱离历史，又不能拘泥历史。评注的目的不要用索隐的考史方法来校对和评判小说，而是从中体会文史小说化的取舍和转换的艺术。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阅传奇必考其事是“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这种痴人不是没有。

雍正皇帝是一位毁誉丛集的君主，《雍正皇帝》也是一部纷争不已的小说。喜爱它的说是横空出世，百年不遇，批评的说它美化皇帝歌颂皇权。本来对艺术作品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事，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不必强求一律，我更无意侧身争论之中，只是作为较早的鼓吹者之一，我并不认为写了皇帝就一定是美化皇帝。封建时代是帝王的家天下，梁启超曾说“一部《二十四史》乃是一部二十四姓之家谱”。帝王是那个时代的主

宰和代表，通过他们往往能集中反映社会和历史的的面貌。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我认为《雍正皇帝》并没有美化雍正，而是作为小说中复杂的正面人物，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小说主要不是评判是非功过，而是刻画人物性格。全书又潜在着浓重的平民意识，作者说“就我所对历史人生的理解，无论人性善恶，演化衍化千万，我心里牵挂弱势人群的心理渴望与需求企盼是不变的”。这正是他人文情怀之所在，也是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地方。

要对一部作品作出正确评价，当然首先要认真阅读作品本身。当今读书之弊在于浮躁，人们往往偏爱某些速食文化，有的专业人士也因忙于其他事务，缺乏从容静心品读的习惯，以粗疏浏览为常事，细读是克服庸论的良方。有的古人堪称榜样。李卓吾评《水浒》“口不停诵、手不停批者三十年”，金圣叹读《水浒》“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经过他们的艰辛努力，把原先认为是“通俗小说”的《三国》《水浒》等好几部作品，推上了文学经典的圣殿。也许有人以为只有经典才配搞评注，其实不然。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出过茅盾先生为韶华先生《浪涛滚滚》作的点评本，那是一部描写大跃进时水库建设的长篇小说。茅盾先生这种评论的热情，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评注之学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独特的文艺评论形式，从诗经的汉代毛传郑笺，到宋代儒家经典的章句注疏，和明清小说评点的昌盛，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评论传统。它是沟通古今、沟通评论家、作者和读者的桥梁，是细致分析作品的有效途径。张竹坡在《金瓶梅》评语中说：“做文如盖房造屋，要使梁柱榫眼都合得无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榫，皆一一散开在我眼前也。”这种解剖麻雀的方法，无论对于创作、阅读或评论，都是一种基本功。它帮助我们探索人物塑造和结构运笔的谋略，提高文学语言的鉴赏能力，体会艺术潜在的奥妙和滋味，增进人们对艺术的敏感。它丰富和夯实了宏观叙事理论，是对普通批评范式的重要补充。至今仍值得重视。我这次的学习和尝试，历时一年于2007年国庆其事方竣，共写五百多条评注，有对史料的考证，有对情节结构和语句的分析，有人物简历和性格的介绍，也有依据我的认识所指出小说的缺点和不足。不知是否妥当？舛谬疏漏之处，敬祈读者和专家指正，并请作者海涵。

蔡 葵

2008.7.1.

目 录

评注前言 蔡 葵 (1)

第 一 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1
第 二 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入市口小童偶作戏	10
第 三 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18
第 四 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27
第 五 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猻用智孩儿倒绷	34
第 六 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41
第 七 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	50
第 八 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59
第 九 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67
第 十 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73
第 十 一 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83
第 十 二 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90
第 十 三 回	畏闯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98
第 十 四 回	明庭训胤禛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107
第 十 五 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116
第 十 六 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禔辱大臣	124
第 十 七 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132
第 十 八 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140
第 十 九 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149
第 二 十 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156
第 二 十 一 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164
第 二 十 二 回	冷胤禛初萌登龙志	热胤禛知难退激流	173
第 二 十 三 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181
第 二 十 四 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189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198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禔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208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217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輿孤臣逞强项	226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234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243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官	252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	261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270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279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287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禔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297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	305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初枉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	314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324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333
第四十一回	嫌吏治胤禔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342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幃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350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361
第四十四回	鼙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370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囹圄盼将军	377
第四十六回	忠王揆忠谏讽胤禔	烈郑氏烈殒答胤初	386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縲绁逢兄	395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404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撒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413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423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431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440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游三吴不可缺扬州，冶扬州不可无虹桥。虹桥这地方，面湖临河，西邻“长堤春柳”，东迎“荷浦薰风”，虹桥阁、曙光楼、来薰堂、海云龛……诸多胜地横亘其间，粉墙碧瓦掩映竹树，天风云影山色湖光，只须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原是维扬^①北郊第一佳丽之地。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就勾得离乡游子、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留连忘返。若论起风土，那就又是一回事。桥北有个庙，名字起得也怪，叫“虹桥灵土地庙”，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俗名儿叫“增福财神会”。逢到会期，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错三落五搭起席棚，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测字打卦的、锣鼓、“马上撞”、小曲、滩簧、对白、道情、评话、打十番鼓的……喧嚣连天，湖下游船如梭，岸上香客似蚁，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

“吴逢圣的炒豆腐——谁要咪？康熙老佛爷金口亲尝，颁赐近臣！”

“走炸鸡——田家走炸鸡！香酥焦嫩！”

“施胖子梨丝炒肉，不吃算你没来扬州！”

“汪九公家拌鲟鳇——天下一绝嘞……”

“猪头肉、猪头肉！江一郎十样猪头肉！”

……如此种种，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热闹。

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二月二刚过，扬州地气温暖，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姹紫嫣红，芳草新绿如茵。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培鑫客栈”慢慢踱着，橐橐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

二月河先生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是描写清初社会政治和帝王生活的历史小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故名为“落霞三部曲”。它们各有特色，作者在答记者问时曾比较说，他最佩服康熙，写作上最用心也最满意的是《雍正皇帝》，在人物塑造上最下功夫的是《乾隆皇帝》。实情大致如此。

雍正是一位毁誉丛集的君主。他从生到死几乎处处时时都是谜，历来对他的议论也最多最乱最奇诡，这就成了很吸引人的绝好的小说题材。本卷描写雍正正在夺嫡中的多种手腕和性格，成为《雍正皇帝》三卷中之翘楚。它刻画了众多的历史人物，揭示

① 《书·禹贡》：“淮海惟扬州”。“惟”与“维”通，后截二字以为名。庾信、杜甫诗中用“维扬”。明初建维扬府，后改今名。

评点

了皇权统治的本质。

“烟花三月下扬州”。当年这里是南北水路交通要道，是盐商官宦云集的经济重镇。无独有偶，《红楼梦》也从这里开篇，写“盐课林老爷的小姐”黛玉从维扬到金陵。本书从这里起笔，表明小说视点并不局限官闱，而是要展开全国形势和整个王朝的描绘，复制一个历史时代。

万事开头难，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了12次才找到那单刀直入的哲理性开端。这里也开门见山，直接写出时间（夺嫡前一年）、地点（扬州）和人物（邬、戴、雍）。

流上了虹桥。

他叫邬思道，无锡有名的才子，府试乡试连战连捷，中秀才举人都是头名。康熙三十六年他应试南京春闱，三场下来，时文、策论、诗赋均做得花团锦簇一般。出场自忖即便不在五魁之列，稳稳当当也在前十名里头。不料皇榜一张，“邬思道”三个字居然忝列副榜之末！邬思道大怒之下仔细打听，才知道主考左玉兴、副主考赵泰明都是捞钱的手，除了朝中当道大老关照请托外，一概论孝敬取士，名次高下按质论价童叟无欺！邬思道凭着本事拉硬弓不肯撞木钟钻营，自然名落孙山。邬思道原本性高气傲，气极了，纠集四百余名落榜举人，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遍城撒了揭帖，指控左、赵二人贪贿收受，坏国家抡材大典，骂得狗血淋头，把个南京科场搅得四脚朝天。他大闹一场扬长而去，苦得江南巡抚因拿不到他这个“正犯”被连降两级，左、赵二人革职罢官“永不叙用”——官司直打到紫禁城当今天子康熙御前，明珠、索额图两大权相都差点吃挂落。因此，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正犯”。如今明珠早已抄家籍没^①，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事发被囚^②，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蛰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邬思道因知太后驾崩，大赦天下，这才敢露面，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但他的两条腿，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剪径的水匪打折了。

邬思道上了桥头，住了步怅然回顾，清癯的脸泛上一丝苦笑。从幽僻山谷乍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邬思道口中喃喃说道：“白杨绿草，风雨忧愁，十年一别，这树都合抱了……”

“哟！这不是静仁先生么？”背后突然有人说道，“这些年您在哪儿？又怎么独个儿在这里呢？”邬思道回头看时，这人三十多岁，白净面皮，团团一个胖脸，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头上一顶六合一统帽，结着红绒顶儿，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带，精精干干一身打扮。半晌，邬思道才想起

① 明珠（1635—1708）他妹妹是康熙的惠妃，生皇长子允禔。他在平三藩中有功，深受宠信。因支持允禔，反对太子，被革去大学士，是建储斗争中的最早出局者。

② 索额图（？—1703）早年帮康熙智擒鳌拜，又两次参加平定准噶尔之役，后在对等基础上主持签订第一个中俄尼布楚条约。他侄女是康熙的皇后，生太子允礽。因他为太子早日登基造势，触怒康熙，被幽禁死。

来是同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①，因笑道：“项铃，原来是你！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打输了官司，败落得叫化子似的——如今出落得这样阔，都不敢认了！”戴铎嘻嘻一笑，说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何况十年！说起这里头的周折，真是一言难尽——不怕静仁兄你笑，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来，我给邬兄引见一下！”

邬思道跟着戴铎下桥，心里不住犯狐疑：这戴铎虽然败了家，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有过功名的人，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一边想，一边跟过来，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人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打扮也并不出奇，只穿件灰府绸银鼠夹袍，月白夹裤，脚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虽不奢华，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那青年倚栏而立，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似笑不笑地看着他们过来，刚要说话，戴铎已一个千儿打了下去，禀道：“四爷，这就是您常念叨的邬思道邬先生，可巧儿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哦，这是我们殷四爷，北京城没人不知道，十八家皇商位列第四！”

“殷真。”那青年微微一笑，八字眉下一双黑黝黝的瞳仁闪烁着，说道，“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敢问邬先生台甫？”一面说，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邬思道。邬思道不禁一怔：哪有这么托大的人，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叫人家称自己“月明居士”！口中却笑道：“我没有号，你高兴，叫我静仁好了。”

殷真略一躬身，将手一让说道：“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屈尊一同走走如何？”邬思道听说他是皇商，原本心里腻味的，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静娴的气质，不带半点商家庸俗，竟不自禁点了点头。殷真一边走，一边从容说道：“先生，我不是虚逢迎你。当年你的揭帖传到北京，真是倾动京华！记得里头对左玉兴、赵泰明二人有诛心警句——朝廷待其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也？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吾辈进退不苟，死生唯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头悬国门，以儆天下墨吏！士立紫垣，噤口不言。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出，或刺之阙下，或杀之辇中，四方闻之，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耶？——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真个骂死天下尸位素餐之徒！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击节赞赏呢！”戴铎也在旁

评点

邬思道是开卷第一人，突出了他在书中的重要性。据查，在李紱与田文镜互参案中，曾提到田的幕客叫邬思道，但与本书同名者无关。又据江宁织造曹寅和李煦奏折，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案，是苏州生员丁尔戩等数百人抬财神到学府抗议考官受贿，震惊朝野，最后康熙亲自处置，严办主考左必藩副主考赵普等。小说移花接木，写成虚构人物邬思道事迹，显示他出身履历的不凡，让他一亮相就给人突出印象。

夺嫡事件尚未展开，这里在介绍邬时轻轻倒写一笔受处分大臣明珠、索额图，是引导读者逐渐进入主题的笔法，这种细微之处不应忽视。

^① 戴铎，真实的历史人物，雍正藩邸旧人，谋士，曾任福建道员、四川布政使。这里的情节是虚构的。



评点

凑趣儿道：“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但见孔方即是乃父！”“是嘛！”殷真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格格一笑道：“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

“唔？”邬思道浑身一颤，盯了一眼殷真和戴铎，心中陡起疑云。这揭帖对联当日传遍天下，二人能背并不稀奇。只这二人，一个是“皇商”，一个是听差，连皇帝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未免就太出奇。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竟肯在这位“四爷”跟前屈身为奴，毫无羞惭之意，他已隐隐猜到这位极修边幅的殷真，决非等闲之人！但对方既不肯说破，邬思道也难问端底，便淡淡一笑，说道：“难为仁兄如此厚爱，竟记得这么清楚！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过，这十年蛰居山中，读了点书，从前那点子专用来做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想起来都觉得脸红，八股文章误尽天下英雄啊……”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戴铎因见邬思道感慨，岔开话题道：“四爷，今早您不是说要到人市上买两个孩子使唤？这个店不错，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我去办事回来再侍候，如何？”殷真笑道：“那是什么打紧的事！明儿再办就迟了？走，咱们进去坐坐！”

邬思道抬头看时，果见前头一座酒肆，歇山顶，一边压水，一边靠着驿站，看样子新造不久，雕甍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泥金黑匾上端正写着“天光湖影”四字。戴铎不禁道：“好字！”

“字是不坏，”邬思道仔细看了看，笑着对殷真道，“但笔意太过妩媚，锋中无骨，算不得上乘之作。”殷真也点头道：“先生说的是，这字神韵不足。”一边说，二人随着戴铎进来。

殷真见楼下热闹嘈杂得不堪，不禁皱了皱眉头，说道：“这太乱了，我们上楼去！”跑堂的一怔，赔笑道：“三位爷，请包涵着点。新来的太尊车铭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楼上不方便。爷们要嫌底下闹，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面湖临窗，一样儿能赏景致的……”话未说完，戴铎便笑道：“你别放屁！这楼我来不止一回，上头三四间雅座呢！各吃各的酒，谁能碍着谁？”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了去。伙计接过看时，是一块“真圆系”，足有五两重，底白细深，边上起霜儿，正正经经九八色纹银，顿时满脸绽上笑来，打躬儿道：“爷台，店里夹剪坏了，恐怕找不出来。”

“多的都赏你！”戴铎道，“你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伙计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身子一虾道：“谢爷的赏！楼上实话是还



评点

许多帝王为独揽王权，宁肯让皇子花天酒地，不让他们参与政务。清室做法不同，从小要他们刻苦学习，参与侍行巡阅等活动，历练办事治国本领。这里写胤祺的江南之行，就任务繁多，又是督办河工，又是赈济灾民；既了解了实情，又附带收罗了人才。这对他日后执政和形成讲实话办实事的作风，都有很大影响。

有一间雅座没占。原说怡性堂韦老爷定下的。爷既一定要去，小的斗胆就做主了。只不要大声喧哗，新来的太尊爷性子不好，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就是各位爷疼怜小人了。”

三人跟着堂倌上楼来，果见屏风相隔，西边还空着间雅座。点了菜，又要了没骨鱼、骨董汤、鲞鱼糊涂、螃蟹面四样佐餐。殷真见戴铎侍立在旁不敢入座，一边向邬思道举觞劝酒，一边笑道：“钱能通神，一点不假。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同席举酒，实在缘分不浅，你们又是故交，戴铎也不必立规矩，没有形迹酒才吃得痛快哟！”说罢二人举杯同饮，戴铎方拿捏着坐下了首。

此刻正是巳牌时分^①，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画舫、沙飞、乌篷、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攒拥往来，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不一时便酒酣耳热。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儿奉迎那个车太守“下车扬州，讼平赋均，政通人和”，又议及扬州的漆器、剪纸、玉雕、泥塑，谁家做得巧，值多少银子，正觉俗不可耐，一阵琵琶穿壁而来，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曼声唱道：

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桡……醉扶湖中画舟，灯影看残街市月，晚风吹上笳儿梢……

“丢眼邀朋游妓馆，姘头结伴上湖船。”殷真不无感慨地叹道，“如今世道真正可叹，太后薨逝才半年多，这边早已没事人一般了！”

邬思道几杯酒下肚，苍白的脸泛上血色来，见殷真怅然若有所失，遂笑道：“这就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无论天家骨肉市井小民概莫能外！先生何必伤感？譬如你我，还有隔壁的车铭，坐红楼、对翠袖、赏美景、听侑歌，可知那边半里之遥就是人市！山阳宝应一带难民在人市啼饥号寒以泪洗面，卖身求一温饱而不可得——心不一，情自然也就不一！”说罢，举箸击盂亢声唱道：

玉堂意消豪气空，可怜愁对虹桥东。

^① 本书用古人计时法，以12地支（子丑寅卯……）划分一昼夜，两小时为一个时辰，以午夜11—1时为子时，夜1—3为丑时，以次类推。“巳牌”是上午10时。



评点

当年徒留书生恨，此日不再车笠逢。
推枕剑眉怅晓月，扶栏吴钩冷寒冰。
惟有耿耿对永夜，犹知难搵泪点红！

吟罢鼓掌大笑，却不自禁滚出两行泪来。

殷真已是痴了。邬思道疑得不错，他不是常人，更不是什么“皇商”，原是当今天子膝下皇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已经封了贝勒，地地道道一个龙子凤孙，因生性冷峭严峻，京师人称“冷面王”的就是。这次却是领差安徽督办河工，因高家堰、宝应一带决河，特来扬州调运粮食赈济灾民。他早闻邬思道才名，这次邂逅相逢，见他已是残废，原是心里失望，此刻见邬思道酒后形骸放浪，飘逸潇洒英风四流的神态，不禁大起怜爱敬慕之心，又想到他不合仗义直言开罪朝廷，为天下不容，且终生无望再入仕途，转觉神伤。胤禛正想着寻话安慰，屏风一动，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进来，却不言语，横着眉下死眼盯了三个人一阵子方问道：“方才是哪位先生唱歌儿，又提到我家车老爷的讳？请借一步说话，我们老爷有请！”胤禛仰靠在椅上，一只手扶着酒杯，只微睨了一眼戴铎，戴铎忙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邬思道已架了拐杖起来：

“是不才！车铭与我同榜孝廉，又曾为同社文友，怎么——我不能叫他的讳？”

他带了酒，神情显得冷峻傲岸，长随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听说是自己家主同年，又见胤禛跷足而坐，戴铎从容侍立，更不知什么来头，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正在发怔，便听隔壁有人大声吩咐：“来呀！把这当中屏风撤掉，我见识见识是哪位年兄？”接着便听一群人“喳”地答应一声，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挪转到一边，顷刻之间雅座打通，合成了一大间。胤禛微微冷笑啜着香茶时，对面雅座是三间打通的，却也只有一席酒菜，摆着冷盘孔雀开屏、百合海棠羹、一盂冰花银耳露，几十样细巧点心梅花攒珠般布列四周，中间大碗盆中的主菜，却是牛乳蒸全羊——胎中挖出的羯羊羔儿：这是扬州四大名菜之一——张四回子蒸全羊了。七八个请来陪坐的名士坐在旁边，正中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白鹤补服，也没戴大帽子，油光水滑的辫子从椅后直垂下去，圆圆的脸胖得下巴上的肉吊着，看样子酒也吃得沉了，油光满面地也斜着眼盯着这边。邬思道架着拐杖迎上一步，抱拳一拱道：“车铭先生，久违了！”

“啊啻，这不是邬思道嘛！”车铭眼中放出光来，一下子坐直



评点

幽默是才智上超越对方的表现。这二人第一回合的较量虽带有戏谑的成分，但却是明显的奚落和讥讽。

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是八卦炉倒了呢，还是佛祖不留心弄掉了五行山的镇山神咒，你居然又出来了——我给诸位介绍一下：你们看这位，架着双拐，行动如倩女荡秋千，站立似谢家碧玉树，一脸书卷气。当年可了得，我兄弟不敢望其项背！真的是一语既发词惊四座！当年——”

“当年同窗结社作八股。”邬思道静静地听他揶揄，抓住话口破颜一笑紧叮一句，“出题‘昧昧’。好像就是车仁兄，把‘日’字边写成了‘女’，开篇惊人；说‘妹妹我思之’，我只好接了句‘哥哥你错了！’——不知如今可有长进？”

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几个名士控背躬腰跌脚打顿，笑得换不过气来，胤禛“扑”地一口酒全喷到戴铎身上，几个歌伎拿手帕子捂着嘴咯儿咯儿笑得东倒西歪。

“是你记错了吧？”车铭涨红了脸，强笑道，“我两榜进士，殿试选在二甲四十名，闱墨遍行江南，怎么会出这种错儿？——今日一见，也算故人相逢，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我和你对酌三百杯！那两位——呃——请过来，来呀！”

戴铎见胤禛摇头，矜持地说道：“我们和静仁先生也是邂逅，请自便。看样子你们要论文，我们观战。”邬思道捥回胤禛桌边，端起一杯酒，笑道：“要是做官就能长学问，天下可以无书。你今日无非以富贵骄人，岂不知我这贫贱也能骄人！比如这酒，我饮来是酒，你饮来就是祸水，这点子分别，不知你懂不懂？”

“唔？”

邬思道脸微微扬起，沉吟着说道：“我这酒，取粟于颜渊^①负郭之田，去秕于梁鸿^②赁舂之臼，量以才斗，盛以智囊，浸于廉泉之水，良药为曲，直木为槽，以尧之杯、孔之觚酌之。所以饮此酒，清者可以为圣，浊者可以为贤！你的酒不同，乃是盗跖^③之粟酿成，取贪泉之水，王孙公子烧灶，红巾翠袖洗器。误饮一杯，则廉者贪，谨者狂，聪者失听，明者昏视——这还不是祸水？”

“你依旧如此阴损！”车铭本想小辱邬思道几句就罢手的，不料反被邬思道所侮，顿时气得脸色发白，咬牙笑道：“我以俸禄

① 颜渊，孔子弟子，贫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三月不违仁”，被尊为“复圣”。

② 梁鸿，东汉人，与妻孟光隐居霸陵，不满宫室侈丽，作《五噫之歌》，受权贵迫居吴地为入春米，回家仍与妻举案齐眉安贫乐道。

③ 盗跖，柳下跖，春秋末年奴隶起义领袖，旧时诬称为盗。



评点

第二回合邬思道引经据典教训车铭，气势直逼不学无术的贪官污吏。又回叙过去诗作，揭露他“张牙舞爪把人欺”。车铭只能以“灭门令尹”相威胁，显得虚弱可笑。

沽酒，怎见得是贪？”“你取笑我，我自然也可敬你几句。”邬思道淡然说道，“以你今日身份，我岂敢冤枉你？君为扬州太守，境内饥民遍地，嗷嗷待食，你却在此寻欢作乐！先贤有云：四境有一民不安，守牧之责也，难道我错说了你？我虽然闭门读书不问世事，也知道当今蝇营狗苟的事愈来愈多。嘴硬不如身硬，身硬不如心硬——记得当年同游中岳庙，你指着门前金刚叫我作诗，当时我口占一首说‘金刚本是一团泥，张牙舞爪把人欺。人说你是硬汉子，敢同我去洗澡去？’车兄，你敢么？”说罢纵声大笑。车铭“啪”地一声拍案而起，想发作又按捺住了，格格阴笑道：“静仁，没听说过‘破家县令，灭门令尹’？”

邬思道笑道：“这么俗的谚语有何不知？当日桓温游寺，和尚不拜。桓温说，‘没见过杀人不眨眼将军么？’和尚反问，‘没见过不怕杀头和和尚么？’如今是盛世，此地乃名城大郡，你今日非礼欺人，我怕你什么？何况我飘零四海孑身一人，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本来就无家可破无门可灭！”

“放肆！”车铭大怒，断喝道，“你一个已革孝廉，在父母官前狂傲无礼，就是罪！哼！我就不信剃不了你这刺儿头！你不是说我这酒是‘祸水’么？来！”

“在！”

“灌他！”

“喳！”

胤禛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眼中熠熠闪着火光。康熙皇帝家教极严，明令皇阿哥不得结交外官，干预地方政务，皇长子胤禔奉差芜湖，杖责了一个县令，回去被摘掉了头上一颗东珠，因此他原本无意惹是生非。这个车铭他也知道，昨日见邸报，吏部报的三名“卓异”里名列第三，算是顶尖儿的好官，谁知在下头如此跋扈！眼见邬思道要吃亏，胤禛眼中波光一闪，戴铎立时会意，跨前一步正要说话，邬思道却道：“项铃，我自己能料理这事。”便转脸笑谓车铭：“你如此欺我，是不是看我已残废，无力再入宦途。要是我未除功名，即便不是进士，恐怕你也不敢轻慢，是吧？”

“对了。今儿就是拿你开开心！”车铭眯着眼嬉笑道，“罚几杯酒，顶多是个风流罪过，打什么紧？”邬思道一笑道：“这就是俗语‘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杯祸水我喝。不过先有一诗奉赠，不知可肯雅纳？”

他这几句话不软不硬，似求情又似揶揄，众人都是一愣。邬

评点

这第三回合更是严厉的政治性打击。一步进一步地展示郇思道的政治智慧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为他以后更大的作为作铺垫。

这开篇第一回仅八千字，除写郇思道的几个小故事外，还透露了黄河水患、人市买卖和宫廷内部的许多历史信息，情节应属密集型安排，有紧张热闹好看的阅读效果，这也是一开始就显示出的本书的艺术特点之一。

思道微叹一声，趑到放着文房四宝的案前，一手拽袖、一手提笔，略一沉思，连着写了几个字。车铭伸着头看时，上头连着五个“苦”字，不禁喷地一笑，道：“这早晚才知道苦？你要识点时务，我怎会难为你？”郇思道毫不理会，握管疾书：

苦苦苦苦皇天，圣母薨逝未经年。

江山草木犹带泪，扬州太守酒歌酣！

——无锡书生郇思道谨赠

写完展纸一吹，拈着踱至窗前，眺望一下，回头笑道：“我这个多愁多病书生身，可是要打你这倾国倾城的乌纱帽了！这张诗稿对仁兄而言，也不亚当年我在贡院写的揭帖！你今日于国丧期间携妓高歌画楼，已经触了大清律，知道么？”

谁也不防这潦倒书生还有这一手，满楼人都惊得呆若木鸡，痴坐无语。胤禛先是一怔，心下大悟，不禁目中灼然生光：这真是个无双才士！良久，车铭方结结巴巴问道：“你……你要干吗？”

“我要——”郇思道看了看楼下，“怎么说呢？这楼下人可真多！看见楼上飘下一张诗帖，凭我郇思道的文名，写的又是本朝本郡太守，三天之内，保你全扬州都知道了。若或碰巧有个皇阿哥或部院大臣什么的，或者有个御史、按察使什么的官儿，正愁着考功司察他的功课，没准儿连原诗奏明当今——仁兄，郇某可要与你同生死，共荣辱了……”说罢哈哈大笑。

车铭见他说着话手一晃一扬的，真怕这个愣子手一松，立时就招惹无穷后患！莫说城里如今真的住着个黄带子阿哥，就这省官道司里面也有不少对头，这国丧期间携妓高乐儿，“丧心病狂”四个字就得葬送了自己似锦前程。就没这些麻烦，老百姓口碑如铁，唱起来，三年察考时就是手拿把掐的凭据！想着，车铭头上已沁出冷汗，勉强挤出笑脸道：“静仁——静仁兄！开个玩笑嘛，不当家拉花的，何必认真呢？来来来，还有那两位，坐过来，我敬你们三杯‘祸水’！”

胤禛大笑起身道：“不论美酒祸水，我都吃不得了。戴铎，你留下陪着他们吃酒，我还有事，先告退一步了。郇先生，今日一会实在投缘，明儿我请你小酌，还有事相求。”郇思道微笑不语，戴铎知道馆驿中还有一大群官员等着胤禛召见，也不好相留，只好赔笑道：“是，省得了。”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入市口小童偶作戏

邬思道酒量很窄，与这群人又不投缘，不多时已酩酊大醉。车铭一肚皮的懊恼，还要装出笑脸奉迎这个倒霉书生，眼见他们要辞，心里巴不得，却还要假惺惺邀留。邬思道醉眼迷离地笑道：“筵无好筵。这‘祸水’可不敢吃多了，就此别过吧。”说罢，踉踉跄跄扯了戴铎下了天光湖影楼。

“静仁，”戴铎看天色时，已近申牌，一头走一头笑道：“我以为你吃了大亏，已挫磨了昔日锐气，看来竟是锋芒不老！车铭这人我也听说过，心底瓷实着呢！难道不怕他对景时整治你么？”按戴铎的意思是想引出个话头，试探他肯不肯投胤禛门下。邬思道却笑道：“亏你还是天子脚下混世面的，不晓得投鼠忌器？我虽不济了，像彭鹏^①、施世纶^②这干文友都做着官——你不知道人心，但凡做了官，利禄心只有愈来愈重的，他才不犯着和我这破罐子碰他的金饭碗呢！这个车铭其实也小有才学，只太无耻，我才教训他。为这个扬州府肥缺，他先叫夫人曹氏拜徐乾学的四姨太为母；徐坏了事^③，又巴结户部尚书梁清标，认了干爹才选了出来。这还是个人？好便好，不好我还有诗呢——昔日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爹又姓梁。赫奕门庭新户部，凄凉馆地旧中堂……”他没吟完，戴铎便截住了，笑道：“罢了！你真醉了，我没说一句，就引出你这一车话！你如此不饶人，连我也怕了你了！”邬思道听

① 彭鹏，著名清官，几次参劾权臣大学士李光地等，后任广东巡抚。

② 施世纶，安徽布政使，收复台湾的施琅之子，清廉能干。本书后面还写他的事迹。

③ 徐乾学（1631—1694）内阁学士，刑部尚书，曾编纂《清会典》《明史》等。因亲属门人依势横行，屡被控告。此处说他“坏了事”，是指他受夺职处分。死后恢复称号。